藤陰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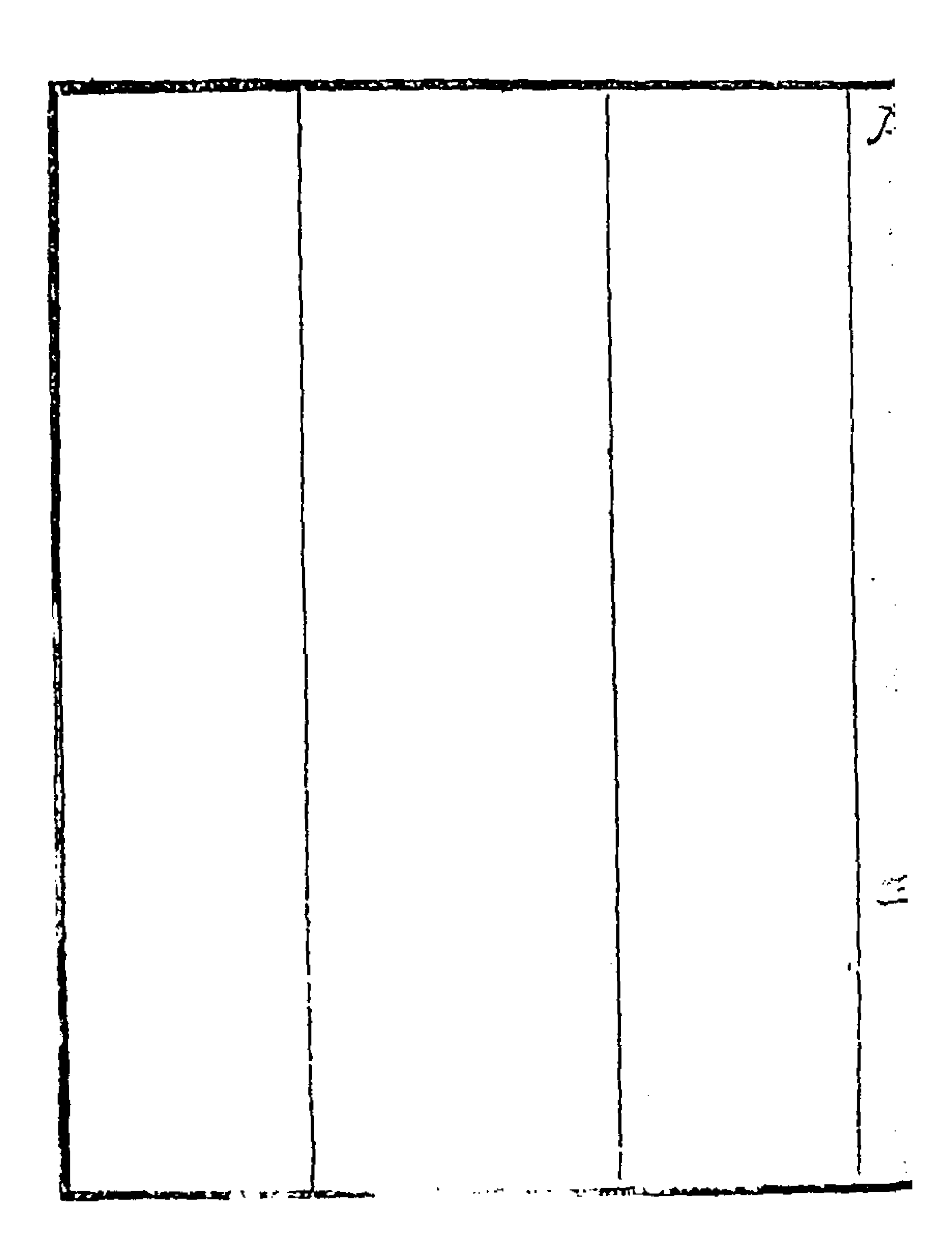
余束髮受書即聞孫北海先生為近世大儒以不獲親炙為憾嗣讀刁蒙吉先生所著書其中多與北海先生相往復所以論道者甚著心益企之以為庶幾得一識其後人覽其全書可慰生平希慕之志焉而未有期也歲壬子予守維揚儀徵令孫君琰來謁言論舉止有儒者風詢其世系則先生文孫也間出藤陰劄記一卷示

予于循覽玩耽嘆與刁氏潛室劄記辭旨
通貫其于性命之微與古今之述歷纂指言
行之大範莫不賅而存焉蓋自有宋四子倡道
中原聖學大昌微言絶而復續其後象山陸
氏別爲頓悟之說朱子起而講去其非嗣此
兩家弟子各承其師說掎奪詆諆浸成門
戶延及有明新建沿子靜之波其徒甚之
于是朱陸薛王之辯同異相糾攻人遺已

二者交譏而或又為調停兩可以汨其間後之人倀乎莫適所從畔散離糅為道術之大患先生〻百年後慭其流極沉研五子遺書為疏通證明以一其論繇今膚學息喙而聾愚發蒙識不特為紫陽之功臣也已往時河北大師多推夏峰二曲要各以正傳為底厲而先生于其時學尤恢博合其英精比義發粹析以聖籍之要歸則醇之醇者也夫諸儒論

説充于前簡學者未能盡識不會其文則未由津逮昔朱子謂四子為六經之梯階近思録為四子之梯階今是書言簡指明其又近思録之梯階也歟孫君具偉才其治臨晋綏定坡民緯有令譽今又重刊先生撰述以嘉惠來學是可謂不愧前人者予雖無似徒以慕先生有年今幸一旦接其嗣人而手先生之遺編得徧觀

之爲快也乃爲之言以序其首雍正癸丑夏四
月博陵後學尹會一識於揚州官舍



硯山齋集

北平孫承澤著

藤陰劄記

賢希聖聖希天天實理也其行健其德純君子法之自強其行以進脩其德後世尊天者曰太虛曰太空六經中無是語天體固無不虛無不空使學者但法其虛空遂開異學一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在非天也無在非實理也學者事天安敢不謹

自天之下有形屬地平土地也積累而爲岡陵亦地也自地之上有氣皆天離地寸許是氣離地寸許是天人日在氣中日在天中也高高在上者氣之積也

程子言以形體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神朱子釋之曰功用言其氣也蓋天之氣一陰一陽自陰而陽曰神自陽而陰曰鬼鬼神二氣之良能也陰陽之氣無不良猶人之性無不善或祥和焉或沴戾焉存乎所感矣

程子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夫感應者氣也所以感應者理也氣之為理也故有定而不移理之為氣也故最靈而最捷

古言有道之世其鬼不靈非不靈也世道清明彰善癉惡公論操之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衰微鬼神二氣出而效靈矣

報應之說夫子不言於南宮适之問重言贊嘆焉非深於言乎夫子之於易明天道也夫子之於春秋奉天道也

朱元晦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羅整庵先生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兩先生之論如出一口蓋天人合一之理舍倫常固無由證天命也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性之德也人之所以合於天也夫子曰仁者壽丹書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如操券也

心性之旨發於舜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性之始也至孔子而加詳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
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則其旨已洞達
而無餘藴矣乃猶有謂生爲性惡爲性者何
歟至董江都韓昌黎所謂聖人之徒也而一
曰性者生之質也猶然告子之説也一曰博
愛之謂仁夫仁性也愛性之發而爲情也以
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均於性未有得也自
非宋明諸儒悉力闡發則長夜不猶然在世

哉

朱子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惟先生道盡羅整庵先生更闡發之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知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

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得此而益暢

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論性之旨朱子稱其至二子始備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此見
心實統此性情也朱子敎子詩云性外初非
更有心只於理内别虛靈又曰虛靈妙用由
玆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心性情之義了然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志之支脚也張子曰志公
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
先儒云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
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

於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看二爲字則性善之旨益明

孟子之意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程子曰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朱子以程子説才字與

孟子小異而以程子之説爲密余細勘之孟子之言于性善之旨最直捷謂才禀于氣較

多一層矣

崔仲鳧先生曰孟子言性善猶曰玉之溫鐵之剛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惡異端以其滅亡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處端

緒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學者愼其端也

羅整菴先生言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先生之言晰矣余以爲彼不識上帝降衷之初有物有則之理而止於一心層層剝脫以爲秘密藏程子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嗚呼二語盡之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陸子静言心即理也此子静所以流於異端也羅整庵據孔孟之言以闢之謂夫子賛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語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尤爲明白易見整庵可謂引經斷獄使無遁情子靜言自幼與伊川不合惟其不合於伊川也所以合於異端也

呂仲木先生言學者立志學夫子須先學顔子

學顔子須先學明道程子學程子須先學和靖尹子按尹子在程門最稱篤實近始得讀其文集然尹子嘉言懿行集中多有不載者如伊川門人鮮若兩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程子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程子曰曾見尹焞否可往問之衆如命往以此爲問尹子曰堯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于無聲視于

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衆復程子程

子賛嘆數四謂使其說不過如此又侍郎楊

子安學禪不信程子使其親問難于尹子曰

六經葢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尹子曰止為開

眼即是病故六經不可一日少耳于安大服

又程子與論義命尹子曰命為中人以下說

若聖人只有個義程子曰何謂也尹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矣以命爲程子嗟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尹子曰說着靜便多個動字說動亦然程子頷之又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生死亦然

以上語集中不載

又一則集中亦無有人問伊川曰仁者愛人愛便是仁乎伊川曰否愛人仁之事耳尹子時侍坐歸取論語中說仁語致思久之勿有所得遂見程子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程

子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夫心所以至
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尹子以公盡
仁發前賢所未發蓋人能公愛人仁也惡人
亦仁也

尹子少赴科舉見策題以元祐黨人爲問投筆
嘆曰斯時尚可仕乎退而隱居讀書余嘗見
其壁語一冊取古人嘉言揭之屋壁以爲觀
法者朱子序而刻之尹子一生取予進退生
死患難無一不合此書師乎師乎吾舍尹子

安歸乎

前賢教人使之日看朱子年譜蓋朱子一生自弱冠以至衰老自誦讀以至立朝自居平以至患難無一日非學也無一事非學也孜孜矻矻以底於成此爲賢爲聖之真正血路也朱子之父韋齋先生當疾革時朱子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

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撶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曰予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毖動而思蹟惴惴惟顛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老而不忘父師之訓此德之所以成也

朱子言初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四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遂取聖賢書讀之讀去讀來日復一日覺得聖賢

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李先生又曰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夫朱子資性高明又得延平指授之正故能直接周程之傳今人既無師承又不致力于聖賢之言日用之理何怪乎日趨冥途也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夫學問未有不自博入約者亦

未有不自勉入安者此朱子善學孔子與

淳熙二年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掇

周程張四子書彙成近思錄十四篇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令其書具

在學之本末精粗無不備學者不可一日離

終身用不盡

朱子既闡發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

本而不足以與進也乃輯小學內篇四外篇

二進德脩業之事已俻於此大人之學莫能

外焉小云乎哉許文正衡曰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夫人不信不敬未有可爲學者也

朱子嘗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陸氏之頓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二者之害人心而禍世道也猶蟊賊也朱子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朱子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此朱子言當日浙東士習也而今滔滔皆是矣

五經中惟禮無成書列于學宮者止用禮記王安石之謬也朱子退居後欲修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于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别爲篇以附其類寧宗四年朱子年六十八矣與人書以此書不及成爲慮越三年而先生卒諄諄囑門人黄幹輩成之嗚呼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先生之謂與

初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封事有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於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于記

問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
非所以貴本末而立大中此其所以格君者
即使孔子生於其時躬親啟廸要不過此
光宗召朱子長沙入對便殿首言盡孝於皇太
后有云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
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
吾溫凊定省之禮次則勸之力學有云為學
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人臣格君如此始可言

王佐

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嘗

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因奏願陛

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巳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天章

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言反復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觀光宗當日之所以諭其臣與朱子之所
以勉其君者何讓唐虞三代乎未幾譖言入
接淅行天也然求放心以立政本倣天章以
廣忠益如有王者起必所取法也
朱子當黨禁甚諱時講學竹林精舍不輟或勸
之朱子笑曰禍福之來命也學可廢與昔夫
子之於公伯寮曰命孟子之於臧倉曰天朱
子所見與孔孟千古一轍也

宋後諸儒實勝于名者許魯齋也名勝于實者
王陽明也名實並勝者薛文清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河朔之間竟無
伊洛之書士惟尊蘇氏之學以獵科名故其
時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謡魯齋生於其地獨
訪程朱之學由小學以入四書由四書以入
六經卒為一代大儒此所謂豪傑之士
魯齋在元以之為中書丞則辭以之為祭酒則
任蓋相之職康齋一世堯舜君民度其時不

能也師則存人心於幾希維禮教于廢墜學
者之所當盡也
人主重儒從古無如世祖之於魯齋者始終敬
禮有如一日然魯齋上度之君下度之已可
進則進可退則退曾不以榮祿動其心薛文
清稱其出處合乎聖人之道又稱其善學孔
子有仕止久速氣象又稱其爲朱子之後一
人信然哉
冉舉魯齋一二事如元世祖以魯齋及姚樞竇

默爲太子師二人欲拜命魯齋曰禮師傅於
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
復此乎不能師道自我廢也遂俱辭不就魯
齋請解機務世祖令舉人自代魯齋辭曰汎
論人才則可若授之以任宜斷自宸衷卒不
舉及歸覃懐以正御家以禮變俗懐人遇喪
不用浮屠至老僧有散遣其門徒者歿後人
見其屋梁上有物啟視乃御敎出都時上令
之在家督理學校竟秘而不發也古今儒臣

能明此義者幾人乎

世人軒劉靜脩而輕魯齋謂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脩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且曰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留我奉使雖我大邦如露布聲宋之罪此賦可使魯齋見與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

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能並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于文成矣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輙逞已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竊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為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

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攷砭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後儒宗文清者呂仲木馮少墟兩先生皆得其傳兩先生立品論學皆在人口獨記少墟一事天啓初少墟與鄒南皐講學首善書院少墟每爲學者闡性善之旨而嚴邪正義利之界南皐衍白沙陽明之緒語涉圓通小人輩起而攻之謂其口稱佛號比之爲山東蓮賊

小人詆君子何所不至然不敢一語加少墟此夫子所以言庸言之謹也

明嘉靖閻真定有蔡汶濵毅以御史建言歸築汶濵書院講學所著語錄理明語正卓然洛閩之傳余著人物志遺焉蔚州魏環極先生以書訝問始知之愧而欲作責沈文信乎直諒多聞之友不可少也

學問之道備於夫子十翼而其要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盡性至命不先窮理未有不流

于異學者此夫子開萬世為學正傳曾子得
之著大學而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之
旨也其書有本有末有終有始明體大用備
焉埋没禮書中千餘年程子定其次序朱子
補其缺遺繼往開來厥功茂焉陽明忽欲表
章古本使人讀之茫無頭緒靡所入手陽明
轉解轉支反以朱子為支離何也明初江西
儒生朱季友上書斥朱子太祖使人押至南
昌杖之於學伍容菴表萃曰使陽明生祖宗

朝不知當得何法矣

進德修業之理至兩論而盡兩論精意至朱子集註而盡朱子嘗言論語集註下一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陳氏亦謂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爲第一學者能致力於此足矣

朱子補大學傳或言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曰初意亦欲擬之終不似此託言也學者補遺止當用本等文字若妄欲擬似是楊子雲王文中之見也擬之而似亦不可況必不能

似乎今讀朱子補傳條暢精細尚有遺憾否
孝經是夫子手著書讀孔安國鄭康成及邢昺
諸家註不能發明夫子精蘊近年閩中黃先
生著孝經集傳以孝經爲經以二戴儀禮爲
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五經中易與春秋是夫子手著書夫子文章在
是夫子言性與天道亦在是
昔人言程子易傳只說得一理象數却欠此非
善讀易傳者也王輔嗣棄象言理是以象數

在理之外也故落于虛無程子之傳言理而象數在其中蓋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明則象數始不落於小術古今註易家以易傳爲極詣

唐人李鼎祚集解重康成而薄輔嗣康成之易言象實勝于輔嗣至唐著正義一宗輔嗣而康成之書遂亡賴集解猶存十一至宋朱子發漢上易丁易東之象義皆言象者也夫子曰易者象也謂象在理中則可謂執理而棄

象則不可也

宋丘程謂易盡在畫中此至論也蓋畫者數之始象之燦然者也

郭忠孝受易于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忠孝乃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昔周子言人讀楞嚴一部不如讀艮一卦程子之學蓋得之周子者

余十年山中日抱一易彻集諸子之說著易宗

既而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韋編三絶今觀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羲皇之卦畫以彖傳釋文王之彖辭以小象釋周公之爻辭其所釋或即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歎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于是專取夫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爲詮解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易一書西蜀胡菊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菊潭

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
罄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伊川先生年七十二而易傳成不以示人門人
固請之先生曰尚兾少有所進耳昔夫子五
十學易尚欲求假數年朱子據史記稱是時
夫子年七十謚五十字之誤伊川不以七十
自諉一聖一賢若合符節况中人以下者敢
以老而自諉乎
朱子言某作本義初欲將文王卦詞只大綱依

文王卦詞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未暇整頓耳此朱子晚年深於易處

朱子又言註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能去其障使之通體光明乃更好余意以經還經以聖解聖則易道庶可光明矣

朱子言孔子著春秋只據事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又云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此甚得夫子絶意必固我之旨程子作傳亦止略見大意至于言外之意令人自思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春秋既成游夏不能贊一詞夫子之意實有非後人所能窺者余以爲善說春秋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夫子非惜詩亡而以春秋繼詩也痛心在王者之迹熄五字詩亡正見王者之迹熄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尊王而載桓文之事

何也桓文於五霸知尊王者也王室既微天下不復知有共主無問其假與不假見知有王者而喜矣見知有尊王者而愈喜矣所以載之不厭詳也夫子不自著一書因文于史何也列國有史成周之制也魯不廢史守王制也使司冦忽起而侵史氏之職夫子不敢也夫文爲史之文則義爲史之義而何以自居於竊也蓋天子以仁而行敦睦以義而行誅賞義以濟仁之窮天子之大法也至于天

子不能行誅賞而義亦窮不得不揭之于書以明天子之事敢諱言竊哉總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痛心于王者之迹熄也此余所以謂孟子爲善說春秋也

山居讀春秋求事于左氏求義例于公穀胡氏之傳陸淳之纂例劉原父之權衡季本之私考諸書而一遵元人黄楚望之說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覺當日言外之意眞有悠然來會者

黄楚望名澤深於春秋語門人趙昉曰楚殺其
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
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昉思之經歳不得其
説楚望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
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殺
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
二年之外昉爲豁然前輩妙於開悟後學如
此

世傳孫覺註余未見昔王安石欲註春秋見覺註而忌之遂有斷爛朝報之說春秋不列於學宮始于一念之忌而竟敢於侮經中庸言小人而無忌憚斯其人也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如以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着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體昔人稱其簡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

尚論人物朱子愼所許可獨于歐陽子亟稱之謂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稱許之者至矣余以爲即濮議一事公之言曰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聖人復起寧能易之

古今史書人推司馬遷其書博採左國戰國策之文擇焉不精事多妄怪且有借事以寄其慷慨者文人之業非史也五代史當文獻凋落之後獨手搆成載事核而立論正行文一唱三嘆使讀者惕然於邪正興廢之感深得春秋之旨者歐公也

唐書成韓魏公素不喜宋景文詔令歐公攺定歸於一手公以宋公前輩不肯更易一字歐公之器識遠矣

余著道統明辯錄羽翼類中列歐公而遺文中子友人刁蒙吉爭之余曰文中之書固多格言惟曰西方有聖人焉果何所指與且自擬爲夫子以門人董常爲顔子誕矣歐陽子著書數十萬言中無一字及佛理本論之作尤稱篤論則歐公羽翼之功偉矣

歐公以繫詞爲非夫子所作著童子問一書或當日見繫詞中有子曰字又見漢初以繫詞爲易大傳至後漢始稱爲繫詞故有以之爲

大傳則優於書禮二傳之說大約意在尊經故過于持重宋元治經諸儒未有以此斥歐公者或存而不論與

通鑑一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人見其手稿積兩屋汔無一字草書此不獨見公之精力並見其立誠之學

朱子綱目本於通鑑通鑑並行而朱子提綱之意人得而見之夫子之春秋本於魯史魯史不存後人不復知某為所筆某為所削而夫

子之意人不可得而窺矣故爲尹氏發明易

爲公穀二傳難

古今史斷多可充棟惟宋范淳夫祖禹之唐鑑

錢融堂時之兩漢筆記明何椒丘喬新之宋

元臆見張天如溥之列國論有學有識最足

益人意智四子皆深于經學者也

世之有史猶日月之行天不可一日無者也當

金源既墟元遺山築史亭日錄遺事著南冠

錄金賴以有史元都既陷危太樸赴崇國寺

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太樸竟負僧言楊鐵崖年已七十隱居南中應聘著史史成作老客婦吟見志放還又元人修宋金遼三史鐵崖力言元當繼宋至金遼當附宋人多之世以遺山鐵崖爲文士實不盡也

實錄國是所關有天司之非人所得與也如宋神宗實錄久成曾布等欲翻舊案重爲修定於舊本則用墨書新修則用朱書删去者用黄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舊錄獨行新

錄也紹興中孟太后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太后泣言宣仁母后之賢奸臣厚加謗誣于是命范冲等刋定辛舊文畧書在焉遂還其故此天也明光宗實錄中載國本妖書挺擊紅丸諸事頗正至黄承昊疏請改修霍維華謝啓光徐紹吉大肆塗改懐宗改元之歳進呈閣臣有欲焚舊本者一中侍持之得不毁今人猶見舊文亦天也曾布葦安欲以私智而拂天不祥甚矣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卞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卞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張南軒先生言人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是矣至云不倚師友載籍余疑焉夫學以聚之舍載籍奚倚乎問以辨之舍師友奚倚乎今人以誦讀爲口耳之學非也舍誦讀何由以

會理惟誦讀所得加之思焉則深質之友焉
則正見之躬焉則實

人讀聖賢書身心日見收斂誤讀釋氏書非無
片時清淨一至臨事茫無定力蓋光景不可
以當實際也

張子韶每日晨起向明讀書窗前石上雙膝隱
然可謂勤矣然從僧杲之遊杲之教以侍郎
有此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去子韶遂
以佛倡釋論語自子韶引邪入室後人遇經

書中無空字皆揑合於禪如近年周海門言孟子然則無有乎爾二句爲七篇要旨中庸以無聲臭終篇孟子以無有乎爾終篇此得子思之傳其言何異說夢子韶當年不知所讀何書而學術不正流害無窮也

有人言生知安行之聖人以不勉不思爲極詣余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孔子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周公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

世有不可讀之書如道釋之經當守程子之訓視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再如戰國之文詭六朝之文妖蘇子瞻之文雜皆不可入目宋景濂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因選文原且著其說二篇此但以文論耳亦其持論最精者矣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猶曰吾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夫前人愧之後人修以爲工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昔人言元無文章而有理學今讀陳石堂吳幼清吳淵潁熊去非胡仲虎黄楚望諸集說理精細而行文爾雅文章莫佳於此矣選元文類者何昧昧乎

元人文章舊稱二吳一吳幼清澄一吳淵潁萊也近人止知有幼清而不知有淵潁以一顯而一微也然典博之中兼以流暢淵潁爲勝矣

三代之文文即道也故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没

而道統絶文章孤行於世浮藻耳至宋五子
文復與道合如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等篇
文耶道耶尚可分乎
余讀朱子語類其書出門人所記純雜不一多
有可刪至得舊板文集是先生當年手訂者
無體不備無妙不臻其奏疏及書札君臣朋
友之誼根於至性諄切和藹讀之未有不下
拜者矣余選五先生文茲朱子之文居十之
七而尚不盡也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與
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為篤論每見
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
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
遽行災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
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明之設科首重明經而論理一衷朱子其制甚
善惜當時之臣宋金華王義烏劉青田皆文
學之儒不能大有建明請於討偕之年另設

一科倣宋人制科之意令各省方面薦舉道德之儒積學之士禮致京師命大臣稽其實行勘其著述再賜廷對中得一二人以置禁近必有大儒如尹焞黃榦陳真晟胡居仁輩遺于科目者出于其中而成就君德不小矣師道立則善人多爲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遠不具論如宋胡翼之孫明復兩先生皆自鄉校徵入太學一以明經

爲主而師道行元人開國立太極書院於京師聘江漢先生趙復爲師又得一代大儒許公衡置之國學文教興焉明初尤重其制特以碩舊宋公訥爲祭酒體統尊隆至宣成而後大儒輩出李公時勉羅公欽順陳公敬宗章公懋呂公柟分領南北師席講明理學久任有至二十餘年者稱極盛焉夷考當年凡所簡用或以內閣如宋公訥胡公儼或以尚書如李公敬陶公凱樂公韶鳳劉公崧或以

侍郎如何公鐣或以提學副使如蔡公清王
公鴻儒王公雲鳳或以京卿如殷公邁居公
義英戍公憲或以給事中如周公怡不循資
格惟在得人至于章公懋以致仕僉事起補
祭酒公以父喪力辭特增司業一員以待其
終制尤稱異數故史贊是時官峻法守謹繩
墨人尚禮教士之賢者明經以窮理居敬以
反身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即閭
巷父兄長老亦知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

故風習最淳非重師儒之效與後漸失其制
而明衰矣
宋元儒學教官皆本地自聘明初猶行之故方
正學嘗聘為教官又輟修撰檢討為之時以
司鐸為榮至於提學一官尤為慎重非名儒
碩德不輕授也而其最著如陳恭愍選督學
江南教人必本於小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
通書西銘性理諸書巡行所至居宿於學宮
端默危坐以示軌範諸士周旋磬折絃管登

豆一中於禮各齋燈火熒熒誦讀徹旦凡有疑難恭愍親爲剖晰不倦南國士風媲古之齊魯焉使司教化者盡若此世道何憂不三代哉

人之在世未有不借賢師友者周公大聖人當日于布衣之士贄而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此周公所以爲周公也公之德業制作不具論即周禮一書條理精密規模

宏遠足以垂法萬世雖得之理精義熟亦必有得之集思廣益者矣夫子所以賛之以不驕不吝也

子賤宰單父所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十有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此所以鳴琴而治也大夫之賢士之仁何地蔑有而邑宰不知方將以能吏自侈嗚呼自世多能吏而民大困矣

楊龜山求見明道先以書通之曰古之人相去

范文正公在鄧時鄧人賈內翰黯請益公教以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劉元城安世登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公教以誠之一字問存誠之道又教以自不妄語始二公震世人物而爲學簡易誨人直捷如此誠百世師也

元城受溫公之教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每事惟以溫公爲法嘗曰溫公言平日只是一個誠字

更樸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昔曾子日勤三省一在傳之不習必如元城先生始稱能習始稱不負師傳元城百世師也

人貴有師而又貴擇師師之不慎如油入麵一入而不可出矣今觀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黄直卿而程朱之師可知也陸子靜之門有楊慈湖王陽明之門有王龍溪而陸王之師可知也

程子因門人問仁使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而深加體認此教人之要法也楊慈湖乃謂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將若之何此等陋見實自陸氏六經註脚之説誤之

餘干曹建從學陸氏疑其忽下趨高乃之南康
問學朱子遼陽賀醫閭從學陳白沙白沙教
以讀佛書醫閭不聽日讀小學二子者能自
得師者也

陸子靜語錄中載曹立之與子靜書言願先生
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曰立之之謬如此
孝勇忠信如何說夫立之之言正矣何斥之
爲謬夫經書中說孝弟忠信者多矣謂此如
何說而此外尚有何者可說也余因近之宿

學言學者不應毀子靜令不得出頭取其遺
書平心靜氣讀之如此等語終不可解子靜
嘗言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
明道却通疏子靜以一語而毀伊川元晦人
實未嘗毀子靜也

或又言子靜先立乎大正是孟子之傳余以爲
不然子靜學主尊德性謂德性寓於心知尊
之便是立乎其大不知立字有功夫在非謂
空空靠定心便謂能立也子靜之言曰當惻

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辭遜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别又曰當寛裕温柔自寛裕温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是聽其自然而然發現如是究竟如是而人無所致力焉則孟子何以言存言盡言養言擴充乎況心之大以思也能立乎其大以思之得也如曰自然而然是告子之傳而非孟子之傳也

學道之士最患執偏見爲正見不受忠告之益如陸子靜之時有朱元晦王陽明之時有羅

整菴所謂直諒之友也元晦與子静論無極之理反復不合始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又與子壽書云讀書處事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此忠告也而陸氏兄弟俱不受也陽明以古本大學及晚年定論致整菴整菴駁之云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

則正心誠意四字足矣何必又用格物一段工夫乃曲爲之解曰物者意之用也要使之內而不外止欲提俗學之溺于外而不知已墮于禪學之局於內矣又謂朱子定論之編不知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中取答何叔京氏書四通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始成論孟集註或問今以答何書爲晚年定論而以集註或問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

太果此忠告也而陽明不受也
陳白沙與胡敬齋同師吳康齋而爲學迥異敬齋以敬爲入門白沙以自然爲宗敬齋謂白沙晚年之失有不止於爲我兼愛者白沙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食數年崔仲鳧曰粤又有曹溪矣夫
陸五臺太宰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曰五臺佛

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爲吏部最有聲止
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
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先宮保
予告後著書硯山齋中編輯經傳諸書數十餘
種久行於世其藤陰劄記乃家塾訓廸語
詞簡而理該居心立行之要無過於此朔
望肅謁之際莊讀一過覺愧汗難止受益
良多今藏板歲久遺缺懼先訓之或忘率
教之不謹也敬重刊於署齋焉時癸丑清
和月孫琰謹識